

女性主义40年

上野千鹤子

不惑の
フェミニズム

[日] 上野千鹤子 著
杨玲 译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女性主义40年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

译者：杨玲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ISBN：9787572610868

字数：156千字

前言

1970年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了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诞生，至今已经42年了。

40多年前,女性解放运动和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都还未问世，转眼间却已迎来了不惑之年。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第二次”，是因为早在1个世纪以前，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已然存在。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本书，了解以解放为象征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和第一次之间的关联与不同。

《论语》有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女性主义也经历了青春，迎来了成熟的时期。

从20多岁接受女性解放与女性主义的洗礼以来，我一路奔跑至今，也已过了耳顺之年。我不禁将自身20岁到60岁的40年与日本女性主义的40年交叠在一起。

在这40年间，我深受女性解放与女性主义思想及实践的影响，同时，身为发起并促进该运动的一员，我也有着些许自豪。当然，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女性主义是不同年龄的女性，站在各种立场上创造出来的一股汹涌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巨浪。

在这40年间，女性主义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逆风、顺风，而今又逆风四起。初登场时，女性主义置身于不被理解与偏见之中，这也难怪，父权制媒体无法理解女性主义者的语言。不久后，风向逐渐改变，不知不觉间变成了顺风。日本承认了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陆续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法律，地方上也掀起了制定男女平等条例及建设女性活动中心的热潮。女性主义的活动看似获得了国家的保障，甚至有可能被纳入国策，但是很快形势又出现了反复。对女性主义活动不满的民间保守派开始不断反击，2000年之后再次形成一股逆风之势。那么现在，围绕在女性主义四周的，又是什么风呢？

同样是在这40年间，我在迷茫不见未来的研究生时期遇到了女性学，然后像风险企业的创业者一般，在没有任何先例的领域里，成为女性学这

门新兴学科的创始人。在被误解与偏见的苦恼中，我逐渐巩固了女性学的地位，使其在学术领域获得了公民权，而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在大学从事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学教育的专家。然而很快我又成了众矢之的。一直以来，我就置身于这样一个有敌有友的战场上。

在这40年间，女性主义周遭的大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激烈的动荡。我那些最初被认作野丫头的轻佻言行，悄悄地渗透扩张，获得了各种女性的共鸣，相关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久后，女性主义在年轻女性中又开始被嫌弃，但观其言行可以发现，其实她们也深受女性主义的影响。再之后，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一无所知的一代人在男女平等已经如空气一般为人们所接受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即便如此，女性所处的环境仍然称不上有所好转。

本书是在这40年间，我收到各类刊物邀请时发表的所谓“时局发言集”。读者应该能在阅读中感受到每一个篇章发表时的“现场感”，可以通过本书验证女性主义一路以来在与什么做斗争，收获了什么，又有哪些没有成功。同时可以看到我以往做出的预测里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发生了偏差，也可以看到我是如何努力地保持一贯性，又在哪些方面做出了改变。

收集过往的证言并公开出版，这一行为类似于在历史法庭上提交物证。无论是怎样的历史，都是由每一个人的思考与实践创造出来的。我之所以带着一丝犹豫同意出版本书，正是因为我希望读者能够切实感受到这一点。

女性主义真的做到四十不惑了吗？

不，女性主义还会怀着忐忑与兴奋的心情不断成长。投身于不断激荡变化的波涛中，被巨浪裹挟，又在其中掀起新的波浪，这种经历难道不让人忐忑而又雀跃吗？

我就是这样一路飞奔而来的，我希望读者能够接过我的接力棒。2011

年4月

序

女性主义**40**年

女性主义

2002年

驹尺喜美（1925—2007），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女性学者。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思想震撼了20世纪前半叶，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女性主义思想激荡了20世纪后半叶。在此之前，谁会想到“女性”能成为思想呢？它是歧视中的歧视，因过于不言自明，其存在变得自然到甚至让人无法察觉。但这歧视最终被视为问题了。驹尺喜美□称此变化为“从区别对待升格为歧视”。女性与男性是不同的生物，理应区别对待。“给女人选举权就像给猪选举权一样……”诸如此类令人不寒而栗的“区别对待”终于作为不正当对待问题被升格为“歧视”了。在近代“个人”与“人权”概念诞生的同时，女性解放思想的胚胎也逐渐成形，并被命名为“女性主义”，它带着獠牙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形态降临。

对于日本的女性主义，至今仍有人视其为外来思想或是从欧美“借”来的理论。国外也有人质问：“日本居然有女性主义吗？”这种看法不仅违背事实，而且是偏见的产物。

指1911年至1916年间由青鞞社出版发行的女性月刊，发起人及主要成员有平冢雷鸟、与谢野晶子等。

平冢雷鸟（1886—1971），日本近代思想家、作家、评论家、社会运动家，《青鞞》创始人，女性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日本近代诗人、作家、思想家，《青鞞》主要成员之一，代表作《乱发》等。

女性主义一词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日本出现，也许很多人听到这种说法会非常惊讶。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女性解放运动被命名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回溯其根源，早在20世纪初的社会大转变期，日本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以杂志《青鞞》□为中心的女性们已经开始使用女性主义这个名称。平冢雷鸟□和与谢野晶子□等女性给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真实的声音。

指20世纪70年代日本女性主义代表团体，核心人物为田中美津。

田中美津（1943—），日本女性主义者、作家。

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初被翻译为女性启示（women's revelation）或女性思想解放（women's emancipation），后来才被称为女性主义（feminism）。1970年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当天，团体“战斗女性□”发出了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声。田中美津□发表的著名文章《从厕所开始的解放》，堪称当时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战斗檄文。该文章标题中的“解放”直接使用了日语汉字，并没有使用英语音译。她们主动使用当时恶评如潮的英语音译名，是之后的事情了。回顾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时期，青鞮社的女性们在受到当时媒体的抨击与揶揄之后，开始主动以带有讽刺含义的“新女性”一词自称，这两次的自称变化过程非常相似。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登陆日本”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同样，“女性解放不等于女性主义”的主张从历史角度来看也是不恰当的。女性主义一词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在日本被普遍使用，但女性主义者有着作为《青鞮》接班人的自我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女性解放运动尽管受到媒体的各种抨击与事实歪曲，但仍然对其接班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溯历史，可以说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近代形成期，第二次出现在近代解体期。最近对“何为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研究颇为兴盛，其实这个研究也是在第二次浪潮中重新讨论“何为近代”这一问题之后才成立的。两次运动浪潮都充满了多样性，第一次的结果是把女性推向了日趋完成的近代化，而第二次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批判近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不应该把“女性主义”翻译为“女权扩张论”，用“女性解放思想”这个译名更为恰当。

到20世纪70年代，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已经理所当然。“女权扩张论”追求的是“拥有和男性相同的权利”，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注意到这一点时，“女性解放”的口号也就应运而生。当人们意识到近代本应赋予每一个“个人”的“人权”实质上只是“男性权利”时，仅仅主张“女性也是人类”这一点显然已经不够了。“女性解放”由此燃起了斗争的狼烟。

史学家鹿野政直的著作《妇女、女性、女人》（岩波新书，1989年），书名完美呈现了围绕“女性”这一观念的范式转移。解放运动的旗手主动接受了“女人”这个包含蔑视的称呼。追求完成近代化的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主张“女性在作为女性之前，首先应该是人”。与此相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追求的是“女性作为女性自身的解放”，直击近代的“人”等

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核心，揭示了阻挡女人获得解放的“敌人”其实是束缚女性的规范与价值，而不仅仅是可见的制度与权利。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标语“个人即政治”改变了斗争方式，把性爱等日常生活领域作为为了微型的政治战场。

当时被翻译为“国际妇女年”，之后被改为“国际女性年”。

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世界历史巨浪的女性解放运动以1975年国际女性年□为契机，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制定为成果，在经历了1975年墨西哥城、1980年哥本哈根、1985年内罗毕、1995年北京的国际会议后，社会性别的相关政策终于成为了主流。日本在1999年颁布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在此之前，随着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制定，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父权制的国籍法做了修正，颁布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将“卖春”改称为“买春”，正视性骚扰问题等，质问社会上犹如空气一般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实现了从“女性文化”到“男性文化”的范式转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过“慰安妇”问题重审历史，向国际问题迈进。“女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女性主义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了势必要提及“性别”这一变数的地步，也因此招致了再次打压。

与此同时，针对“变强的女性”，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令人焦躁的声音——“你们究竟想要怎样？”女人有着与男人相同的能力吗？回答当然是“Yes”。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Yes！”应当给女人和男人同等的权利与机会？“Yes！”……然而这些真的就是女性主义者希望的回答吗？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在所有领域中实现男女共同参与”，提高女性的代表性地位，但该目标并不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与规则下追求“像个男人”。以近代批判为出发点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提出的首要问题是，“人”的模板不应该只是男人。女性主义运动追求的不是在与男性相同的规则下给予女性参与竞争的权利——换言之，就是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成为失败者的权利——而是通过要求对规则本身的修改，向既有社会说出最尖锐的“No”。

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下，女性学在学术领域里应运而生，并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性别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在“女性”主场的领域里勇敢地挑战学术正统，拒绝成为被隔离的集中营。何为真理？由谁来决定？社会性别研究并不是单纯地从女性视角（死角）对由男性创建的学术真理性进行补充，而是通过“女性是谁”“谁来决定女人之为女人”等问题不断地揭示学术的政治性。

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这一代号进一步从内部开始解体。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唤起人种歧视、性意识差异等问题的启动装置。这也很自然，因为“女性思想”正试图通过探究差异与平等的两难问题，从而瓦解近诞生的“人类”普遍性。

女性运动论

1988年

讨厌启蒙

我讨厌启蒙。我没有蠢到需要别人来启蒙，也没有傲慢到觉得自己可以去启蒙别人。女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本该是自我解放，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演变成了“进步的我”启蒙“落后的你”这样压迫性的运动。在所谓的女性主义启蒙运动中，存在着对女性从进步到落后排序的权威主义。“进步方”不但把“正义”强加于“落后方”，甚至如“十字军”一般对外输出所谓的“女性正义”。女性主义运动发达的国家与落后的国家之间，无异于“美国正义”之类的强制性殖民主义。真是多管闲事。要解放什么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地下定义——这才是女性主义应有的出发点。

女性主义运动是为了对抗强制性的男权社会而诞生的，但成立之后，“对抗价值”的尺度——婚姻是否合法、是否需要化妆、是否该称自己的丈夫为“主人”诸如此类的尺度——却成为了检查思想正确性的手段。扭曲的社会体制本该是批判的对象，如今却极具讽刺性地以更为扭曲的形态再现，运动的颓败正在于此。

“正论”之无趣

正论是极为无趣的，因为任何问题都以一句“不容争辩”而告终。“性歧视是错的”“卖春是错的”，对，确实是错的，但那又怎样？

正论说上一百遍也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既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打动人心。如果说说就能做到，那就不用如此辛苦了。不能理解这一点，是源于人的无知与傲慢。

文化对抗与反体制运动的退潮，就是源于怠慢。这种怠慢体现于人们在正论行不通的现实社会中过于执着于正论，而忽略了对社会体制结构的把握。这10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反体制运动过于纠结对抗价值的“正义”，没有跟上现实的变化，导致一再落后。反而是“保守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女性主义40年》【日】上野千鹤子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624.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